文匯園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日刊出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愚昧」與「無知」之別

——從晚清破除西洋妖術的「糞桶妙計」說起

時間到了民國五年（1916）。這一年，前清舉人出身的徐珂，出版了著名的《清稗類鈔》。在〈譏諷類〉中，有一個題為〈糞桶當年真妙計〉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國戰艦臨近粵海，果勇侯楊芳（1770-1846）懾於英國船堅炮利，又以為洋人火器源自妖術，因此下令士兵準備大量糞桶、穢物，希望以「厭勝之計」（即道術、巫術），破除西洋妖法。只是後來南京條約談判完成，這個計策才沒有實踐出來。《清稗類鈔》對楊芳之計的評語是：「楊自有兵略，此亦一時迷信耳。」這個說法，把楊芳的「妙計」視為「一時」的舉措，頗有為楊芳開脫之意。

僅僅是楊芳一個人對西洋文明有這般「見識」嗎？不是的。同治元年（1861），江西巡撫沈葆楨呈送了一篇〈湖南合省公檄〉，文中即指出「英咭唎」（英格蘭）「其主或女或男，其種則半人而半畜」。這種把敵人妖魔化的論述，滿清的對手太平天國早幾年也同樣說過。1852年，〈太平天國奉天討胡檄〉就有「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的說法。清廷與太平天國自然勢不兩立；雖然如此，他們把敵人視為「非我族類」，甚至「不是人類」——這個策略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反映了自《詩經》開始華夏民族即以「禽獸」比喻「外族」的成見。

洋人的厲害在於妖法，妖法的力量來自邪神。於是，不少晚清紳民就把洋人信奉的基督宗教，視為道教或中國民間信仰觀念中的妖神。好像本文附圖，周漢（1842-1911）在光緒年間刊印的〈鬼拜豬精圖〉，就把耶穌描繪為「天豬精」（「天主」諧音）化身。圖畫左邊有兩個洋人跪拜豬精，他們背上寫着「叫司」（「教師」諧音）、「叫徒」（「教徒」諧音），藉此醜化基督宗教不過是中國所謂的妖邪之道，他們的力量正來自妖精的「厭勝之術」。光緒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八日，江西省刊布的一篇文字，也有「耶穌豬精，西洋之主……天地敢逆，三光敢忤」的說法，同樣指出西洋人信奏邪靈，悖逆天常。

針對上述國人對基督宗教的理解，要勝過洋人，刀劍是行不通的，治本的方法是破其妖法。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揭陽縣揭帖〉說：「賊人不怕刀槍。將賊被綿捆倒，用火燒焚滅亡。後將其箱開看，果有幾個心腸。」妖魔最怕就是「至剛至陽」的火焰，因此必須以火焚之。這個滅妖的「傳說」也「證實」了洋人真的靠妖邪之助才能夠戰無不勝。事情繼續發展下去，就是義和團事件。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揭帖〉云：「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睛都發藍。」原來，洋人藍色的瞳孔，正是妖魔身份的最好證明。正因為「鬼子亂中華」，使得中國神人共憤，於是拳民「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同樣在這一年流傳的還有〈北京西城義和團揭帖〉，關於玉皇大帝下凡的宣詔。文中玉皇大帝斥罵「洋鬼子」「在各地傳邪教，立電杆，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因此，他決定親身率領天仙下凡，「凡義和團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護。」我們還知道，若干非常虔誠的拳民相信神功護體之說。1935年出版的《茌平縣志》記載拳民「因思外洋所恃者槍炮，必有避槍炮之術，乃能禦之，而金鐘罩神拳之說興矣。」當然，現實的結果是，拳民擋不了子彈；紫禁城的城牆，也擋不住八國聯軍。

■清朝光緒年間．周漢：《鬼拜豬精圖》。

對於楊芳的「糞桶妙計」以及種種把洋人洋教視為妖精妖法的觀點，我們在網絡上不難找到「愚昧無知」的評語。也許，楊芳的確「無知」。但「糞桶妙計」，真的「愚昧」嗎？

不是的。「愚昧」和「無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定義為例，「愚昧」解作「愚笨」，「愚昧無知」即「愚笨而不明事理」。「愚笨」，或者「愚蠢」，是智力（Intelligence Quotient）偏低的問題；而「無知」，是知識（Knowledge）的問題；這與智力高下無關，而與是否具備，或者是否有機會掌握某方面的知識有關。

舉例來說，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城市文明的山區農民，一天，不知怎的，忽然到城市居住。起初，他實在不懂得如何按着交通燈指示過馬路。我們能夠馬上判斷他很愚昧嗎？不可以！這個農民只是不具備在城市生活的知識（「無知」）而已。惟有當別人教導他如何在城市生活，或者他無師自通，我們才能夠按科學方法，分析他的學習能力是否敏銳，繼而才能夠判斷他智力的高下（「聰穎」抑或「愚昧」）。

反過來說，我一生居於城市，忽然到農村居住。我不懂得怎樣趕牛、種菜，我是愚蠢嗎？不一定。我只是不具備在農村生活的知識而已。當然，如果我在農村住上五年，經某位經驗老農悉心教導，我也積極學習，但還是未能掌握種菜的竅門，那麼我真的要承認我有點愚蠢了。

根據這個定義，我會這樣理解楊芳的「糞桶妙計」。第一，在1842年，能夠通曉洋人器物技術的國人本來就非常少，七十二高齡的楊芳並非其中之一。毫無疑問，對於英國的船堅炮利，楊芳顯得「無知」。第二，清軍也有火器，包括大炮。但現代戰艦以及在戰場上大量使用洋槍的作戰方式，仍然是楊芳所不能夠理解的。也許他無法接觸這方面的資料，也許他與當時掌握這方面訊息的中國人沒有溝通，這可能是「能力」問題、「訊息」是否流通的問題，或者「地位」、「權力」問題，而不是智力的問題。第三，代入楊芳的知識背景，火槍的殺傷力不可能是「兵器」所能達到的。那麼，它只可能源自神明。同時，洋人「紅鬚綠眼」的模樣，洋人「亂搞」男女關係（楊芳的認知），都促使他按着中國傳統對於異族神明和妖術的思路來「想像」洋槍火炮。那麼，既然是妖怪，按着他所理解的鬼神觀，那當然就要用「厭勝法」，來擊破妖邪之道了。

最後一點是合乎邏輯的推論——儘管楊芳的認知錯得離譜。因此，他的「判斷」是錯的，「結論」也是錯的。但錯的只是「結論」，而不是「推論」。

楊芳相當不幸，因為他相當「無知」。那麼，我們比楊芳幸運嗎？

也許。但切忌驕傲——尤其切忌「愚蠢地」認為現代人科技發達，居然就因此認為清人大都「愚昧無知」，以為所有現代人都比古人聰穎——那就真的十分「愚昧無知」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心靈驛站

■文：陸 蘇

魚兒不怕黑

有一條魚，女的，不遠萬米地從花鳥市場長征到了五樓的一隻玻璃花瓶裡。魚是藍色的，花瓶是透明的。從此，我成了養魚票友。

有魚的日子突然生動了，脆薄的生活有了蕩漾的水深。

那藍綢子一般輕盈妖媚的魚尾，靈動了空氣，也靈動了心情。

出門幾天的時候，我居然也會像與貓相依為命的資本主義老太太似的，先得把魚託付給誰。一直不忍看那些打散着頭髮、穿着廉價睡衣在小區裡施施然遛寵物的貧民貴族，那樣脆薄的繁榮常使我莫名的腰發酸頭皮發麻。

不曾想自己也會墮落其間且有滋有味得跟真的似的，唯一的區別是我養的是魚，想要牽着散步難度比較大，不然也難保我不會儼然三代貴族傳人似的牽着一條魚招搖過市，還視路人捏鼻為妒忌。

都說玩物喪志，好在我無鴻鵠之志可喪，所以只是自覺荒誕。不過沒有忘記告誡自己，濫愛和無愛一樣讓人觸目驚心。

替那魚想想，跟了我，也是遇人不淑，換水不定時，餵食隨興致，若不是牠有崇高的娛樂信仰和堅強的活命意志，恐怕早就沒了。

我曾自詡魚道主義地試過給牠找了一個俊朗的魚新郎，可沒過兩天那廝就肚皮朝天翻了白眼了，不知是艷福太淺呢還是這裡陰氣太盛。

處理完亡魚的後事，我也斷了從事魚媒婆業的念想。終於相信古人說的，我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心思呢。既不懂魚的心，瞎起什麼哄，簡直就是草菅魚命嘛。又得一教訓，自作聰明有時比愚蠢更具破壞性。難怪天下的老闆大都喜歡聽話的笨人。

魚有一非常優秀的品質，就是牠不說話。不說話就不太會討人嫌。在牠的面前，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多領悟少感嘆多動手少開口。不然不是顯得我比魚還不懂事嘛。後來遇見命犯口水的人，都很想勸他們養魚。

魚還很優雅，隨時可見牠在有限的空間裡無限美麗地從容曼舞。雖說在水中想要狂奔也是不可能的任務，但牠不讓你賞心悅目總是可以的吧，比如牠可以不游得像個舞者而像個羊癲瘋病人。我又能對牠咋的？我願意相信牠是一條淑女魚。每當遇到麻煩欲作河東獅吼時，我就趕緊想想魚，化心中的劍拔弩張為拈針繡花。效果呢？當然，和企圖有距離。不過這不是魚的過錯。

一養魚專家問我，你這麼愛魚，那麼你知道魚兒喜歡開着燈睡呢還是關了燈睡？我老實地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魚是裸睡，因為我從沒給牠買過睡裙。

也許，從養魚得來領悟不過是自己給自己一把梯子，在生活的沉重裡一再踉蹌着猶不能了然的道理，哪那麼容易就在享受一條魚的偷安時豁然開竅呢？不過是試圖對自己的笨拙作出一種調侃的姿態罷了。

■在方寸之間想像海闊天空的生活。 網上圖片

魚不能飛，我也不能。我們以最本真的一面相見，相互娛樂。誰說娛樂一定只是一種消遣？至於我不知道魚是開燈還是關燈睡，這不算大過錯。很多夫妻生活了一輩子，不是也不知道對方是喜歡側向左邊睡呢還是側向右邊睡？

天黑天白，和魚一起，在方寸之間想像海闊天空的生活。孤單，但並不寂寞。

文藝天地

詩意偶拾

髮絲

■文：星池

白雲
何以要染黑髮絲
獨自地沉思

埋藏了多少淚水
頃刻瀉落千支箭
敲響默然的城市
穿起灰蒙蒙外衣

沖刷了前塵往事
輕掛上天藍畫紙
浮雲正飄往哪兒
也許已到此為止

當我
兩鬢褪成銀白時
大概亦難知

試筆

■文：凌欣元

過客匆匆

傍晚的馬累，透着夏日的燠熱和雨前的潮濕。

我們的臨時嚮導在前面快步走着，他並不高，瘦小的身軀攏在素色的衣褲裡，他有着典型的當地人相貌，皮膚黝黑頭髮鬈曲，五官儘管深邃，卻很平凡。

他帶着我們在小巷中穿行，一邊用有濃重當地口音的英語向我介紹着周圍的建築，總統府、政府辦公廳、清真寺、皇家墓地……我有些無奈，一方面南亞口音的英語很難聽懂，有時候我要反覆詢問或者換幾個詞彙才能明白；一方面他為了能讓我們趕上晚上的飛機，在坑坑窪窪的街道上走得飛快，加上天氣太熱，要跟上他並不容易。

沉悶局面終於打破，他主動要求幫我們集體在當地最大最豪華的清真寺前面合影。真別說，他的技術還不賴，我毫不吝嗇地讚揚了他，換來一個靦腆的微笑。於是我們攀談起來，他談起穆斯林的禮拜，告訴我大禮拜的時候，連清真寺旁邊的街道上也跪滿了祈禱的信徒。

天色越來越暗，我提出想去買些當地的特產，然後再找家餐廳吃飯。他滿口答應着，卻帶着我們拐進了一家典型的旅遊商店，那裡的店員甚至會講一些中文，一看就是專坑外國人錢的，我心裡不由得冷哼一聲，腦海裡充斥着對嚮導企圖拿回扣的不滿。不料此刻，天驟降暴雨，我們被困在紀念品商店裡，只得細細查看，但抱着一腔的彆扭，愣是什麼也沒買。好在雨來得急去得也快，剛一停雨，我就立刻要求他帶我們去餐廳。

走了一個多小時的我們，已經略感疲憊。在剛下過雨的巷子裡，腳下躲水窪，頭頂躲積雨，而餐廳似乎還很遠，我開始不耐煩，不停地詢問還有多遠，而他則唯唯諾諾地說快了，快了。又走了幾個街區，映入眼簾的餐廳居然又是個專接待遊客的中餐廳！我們頓時失了胃口，決定在餐廳對面的超市買點東西就返程。他在超市外面看着我們，又老是低頭看表，示意我們要快一些不然趕不上飛機。在超市閒逛時偶遇一對中國夫婦，談論着他們由於沒在旅遊商店買東西而被他們的嚮導甩臉子，跟掉了隊伍，我心裡不由咯登一聲。購物、吃飯，這兩項拿回扣的我們都沒參加，那他……

他只是催促我們盡快返程，我心中忐忑，他不搭理我們還好說，萬一把我們扔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出乎意料，他不但就着路邊的總統官邸向我介紹他們的總統，說他年輕有為深受愛戴，還給我們指出總統的專用碼頭。隨後我們又談起他的家庭，他說他有兩個孩子，我禮貌性地誇獎他的孩子一定非常可愛，他的臉上浮起驕傲又有點羞澀的笑容。

目的地機場終於到了，我付給他5美金作為酬勞，並與他告別。沒想到他並沒有離開，而是跑到機場的顯示屏前，看清楚了我的航班號，仔細叮囑我登機時間，並告訴我進門需要護照，辦理手續要去哪個櫃枱。這舉動讓我心裡漸漸暖起來。時針已接近8點，他還沒吃飯，也許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家中等他。對於已經拿到酬勞的他來說，他完全沒必要幫我們做這些。但他還是做了，叮囑完之後，他鄭重地看着我們，與我們一一握手，才轉身消失在夜色中。那背影有些落寞，有些讓我愧疚。

我與他只有兩三個小時的交集，甚至不知道他姓名。但沉澱在他眼底的真摯，直透心底。

短載

■文：緩 緒

定向的河流（二十七）

48

米蘭使豐容想起了剛來意大利那天在旅店遇見過的喬恩。

出了米蘭機場，豐容和此刻已穿上了父親生前常穿的那件大衣，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那位藝術家依然健在的德先生走在一起時，看上去就像是一對真正的父女。

「以前您常陪同父親一起去看畫展嗎？」

「是的，經常。而且不光是畫展，有時我們還常一起去聽音樂會。」

「豐先生平時愛說話嗎？我是說通常在一些比較嚴肅的場合裡。」

「不怎麼愛說。」

「這就好了。」

「我看了這次開幕式的內容，似乎只是剪綵，而時間也排得很緊湊，不必事前擬稿，當眾發表長篇大論。」

「這可比我想像的要省事多了。哦，瞧，有車了。」

德先生向正從前面開來的一輛出租車伸了下手。

「看來，時間一定夠用了。記住，等我們坐進車去後就不能再露破綻。要讓人看起來覺得是一對真正的父女。」

「當然。」

從遠處開來的果然是一輛空車。見到召喚的手勢，在這對「父女」面前停下時，這兩位客人很快便入了座。

「布雷拉美術館。」只聽德先生很肯定地說出了目前急於趕去的地點。

49

一般能在米蘭見到的藝術館都很具規模，也都有着久遠的歷史。一到米蘭，便會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那位出生於米蘭附近小鎮，屬於巴洛克畫派的早逝藝術家卡拉瓦喬。

這天是由佈雷拉藝術學院師生聯合舉辦的一次畫展的開幕式。

因為接到了邀請父親出席的請柬，估計會有一些來自於法國藝術界的媒體，豐容便覺得這是營造父親仍然健在之氣氛的最佳時機。

豐容陪着「父親」剛一進門，守在門邊的工作人員便熱情地迎上前來招呼道:

「請這邊走，開幕式很快就要開始了。」

豐容對照着大廳前的掛鐘看了下自己的手錶，發現還差幾分鐘，覺得入場的時間算得正好。

進了畫展的展廳，豐容發現藝術院校的校長、文化教育等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及美術館館長已分別站立在臨時佈置的講台邊。

開幕前，展廳四處都聚集着一群群，一堆堆特地趕來觀展的男女。有不少是來自藝術院校的師生。人們相互招呼着，議論着，也有不少特地走到這對「父女」面前，主動與他們握手，寒暄，一邊做着自我介紹，屬於初次相識的藝術愛好者。

再看看講台前，一早便已被一大堆記者圍得水泄不通。不論是站在兩邊，還是早已把攝相機架到了離講台最近的地方，一看就知道大家都在認真等待着剪綵儀式至關緊要的那一時刻的到來。

開幕式剛開始，首先由司儀帶頭鼓掌，把此刻仍隨便站立在人群中的幾位曾由文化組織發出過邀請函，來自於各地各處的藝術界的知名前輩逐一請上了講台。

豐先生的名字列在很前面，等報到「豐樸源先生」時，德先生便與「女兒」對望了一下，隨即便穩步登上了離自己相距只有幾步之遙的講台。入座前，同樣與畫展的主持人握了手，接受了對方因自己的積極參與而表示出的最誠摯的謝意。接着，便是這些主辦單位的代表先後發言，每一位都有一篇不長不短的發言稿，並附有一些不盡相同，最能體現出一番誠意的祝詞。

為畫展剪了綵，等儀式完畢後，在一片掌聲中，豐容像是以前陪伴父親似地一直緊隨在德先生身邊。他們不急不慢，沒過多久便已隨着人流，在掛滿了畫作的展廳裡大致轉了一圈。其間，曾遇見一群圍上前來要求能簽名留念，或合影留念的藝術學院的學員。好在已有人搶在這些人之前和他們談起了天。

「豐先生，我叫保羅，能在這次畫展上遇見您真是太好了。我曾在網上見過您的畫作。上學期因聽您講過那堂有關於那比派繪畫大師皮耶．波納爾幾幅畫作的大課後，我覺得只有先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才有可能更明確地發展自身所具的藝術潛能。能有這樣的認知，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真是幫助太大了。」

「這裡有你拿來參賽的作品嗎？」德先生認真地問了一句。

「哦，這次沒有。但下一次會有。我保證用不了多久一定能畫出幾幅能使自己覺得夠水準的作品。一定能！」

「當然，我希望也一定能。信心永遠是取得一切成就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真是值得慶幸。沒想就因為身邊出現了這麼一位健談的年輕學員，使人群中本想求得簽名及留影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真是讓人擔心哩。」

離開美術館後，只聽豐容說。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